



空之果，亦無虛空之相可得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爲「圓」。

心願既有這「八相」差別，應該怎樣正確對待，端正態度呢？大師開示說：

「知此八種差別，則知審察；知審察，謂我所發心，於此八中，爲邪？爲正？爲眞？爲僞？爲大？爲小？爲偏？爲圓？云何去取？去邪、去僞、去小、去偏，取正、取眞、取大、取圓。如此發心，方得名爲眞正發菩提心也。」

爲了達到「發心」的正、眞、大、圓，大師還提出了「發心」的「十因」，他寫道：

「此菩提心，諸善中王，必有因緣，方得發起。今言因緣，畧有十種。何等爲十？一者念佛重恩故，二者念父母恩故，三者念師長恩故，四者念施主恩故，五者念衆生恩故，六者念生死苦故，七者尊重己靈故，八者懺悔業障故，九者求生淨土故，十者爲令正法得久住故。」

在對發菩提心「十因」作了詳盡闡述後，大師更苦口婆心，諄諄勸導說：

「如是十緣備識，八法週知，則趣向有門，開發有地；相與得此人身，居於華夏，六根無恙，四大輕安，具有信心，幸無魔障，況今我等，又得出家，又受具戒，又遇道場，又聞佛法，又瞻舍利，又修懺法，又值善友，又具勝緣。不於今日，發此大心，更待何時？」他還語重心長地告誡說：

「未發者今發，已發者增長；已增長者今令相續，勿畏難而退怯，勿視易而輕浮，勿欲速而不久長，勿懈怠而無勇猛，勿萎靡而不振起，勿因循而更期待，勿因愚鈍而一向無心，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。譬諸種樹，久種則根淺而日深。又如磨刀，磨久則刀鈍而成利，豈可因淺勿種，任其自枯；因鈍弗磨，置之無用。又若以修行爲苦，則不知懈怠尤苦；修行則勤勞暫時，安樂永劫；懈怠則偷安一世，受苦多生，況乎以淨土爲舟航，則何愁退轉。又得無生爲忍力，則何慮艱難？當知地獄罪人尙發菩提於往劫

，豈可人倫佛子，不立大願於今生？無始昏迷，往者既不可諫，而今覺悟，猶尙可追！然迷而未悟，固可哀憐；苟知而不行，尤爲痛惜！若懼地獄之苦，則精進自生。若念無常之速，則懈怠不起。又須以佛法爲鞭策，善友爲提携，造次弗離，終身依賴，則無退失之虞矣！勿言一念輕微，勿謂虛願無益。心眞則事實，願廣則行深。虛空非大，心王爲大，金剛非堅，願力最堅！大眾誠能不棄我語，則菩提眷屬，從此聯姻。蓮社宗盟，自今締好。所願同生淨土，同見彌陀，同化衆生，同成正覺，則安知未來三十二相，百福莊嚴，不從今日發心立願而始也。」

在上海龍華寺佛像開光儀式時，筆者曾向燒香拜佛的二十位男女老少香客進行了調查。發現他（她）們大多數沒有發菩提心，也未建立彌陀信仰與淨土思想，只是求人天福報，見作隨喜，這是值得深思的。維摩詰經說：「先以慾勾牽，後令入佛智。」信佛因緣可以是多渠道的，關鍵在於怎樣給予啓發和引導。省庵大師「勸發菩提心文」提出的心願「八相」與發心「十因」在今日仍有現實指導意義，應當繼續弘揚宣傳。至於「福德」與「功德」也是有區別的，其源仍在於是否發起菩提心，「華嚴經·普賢菩薩行願品」十大行願中「恆順衆生」願中指出：「諸佛如來，以大悲心而爲體故，因於衆生而起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正等覺。」可見只有發菩提心，行菩薩行，才能成正等覺。而一般的善行僅具足福德，不獲得功德。但這並不是說，可以忽畧福德。應當看到，福德是修行者的雙足，不修福德，雖有念佛正行，也不能圓成淨業。因爲念佛的淨因，需要福德來滋養才能功圓果滿。所以「阿彌陀經」說：「不可以少福德因緣，得生彼國。」福德也是不可或少的一種助行。

省庵大師是清代淨土宗的耆宿。當時淨土宗仍承襲明代佛教各派「共宗」的傳統得到廣泛流行，深入人心。在省庵大師以後，徹悟大師繼承並發揚了他「專弘淨土」的事業，提出「眞爲生死，發菩提心；以深信願，持佛名號」更有號召力的口號，使淨土思想，彌陀信仰更爲大眾接受，成爲家喻戶曉、婦孺皆知，三根皆被，凡聖同修的殊勝法門了。